

温暖跋涉的人

李 铭

隔壁是《音乐生活》编辑部。今天，编辑部的人都去参会培训会议了，门便锁着。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适合创作。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打断思绪，敲的是隔壁的门。咚，咚咚。等了一会儿，这咚咚的声音开始敲我办公室的门。

门外站着一对父子。父亲五十多岁的样子，穿着半旧但整齐的深灰色夹克，头发梳得很仔细，只是鬓角已有了霜白，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袋口露出折叠伞的金属尖。他身旁是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眉眼间有父亲的影子，一看就是父子俩。看见我开门，那位父亲赶紧陪着笑脸说：“您好，请问《音乐生活》编辑部的老师，今天不在吗？”

他的普通话带着一丝乡音，一听便知是南方人。我告诉他，编辑部老师都去参加培训了，恐怕今天回不来。他眼里的光暗了一下，“哦”了一声，看了看身旁的儿子，又转回头来，解释道：“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孩子放暑假，带他来沈阳玩玩。我，我年轻时，给咱们《音乐生活》投过稿。”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看我在静候，继续说：“那时候，我在老家，一个挺偏的县城里，喜欢写写画画，也没人懂。心里憋着好多话，就写成歌词，斗胆给《音乐生活》寄了过来，也没敢想真能发表。”他眼神越过我，看向我身后空荡荡的走廊，仿佛那走廊尽头，能通向他遥远的年轻

时代，“没想到，过了一阵，居然收到了采用通知。又过了一期，我就在杂志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还有那首歌词，印得清清楚楚的。”

他的声音渐渐有了温度，那不仅是回忆的温度，更是一种被时光窖藏过的、醇厚的感激。他说：“后来，那首词还被一位作曲的老师看中，谱了曲，在电台播过，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唱的。那时候，我走在街上，感觉都不一样了。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废纸，它有了声音，能飞了。”

他告诉我，正是那一次作品发表，像在他沉闷的青春里凿开了一道缝隙，透进了一缕实实在在的暖光。他忽然觉得，人生或许不只是眼前那一方狭小的天地。他去参加了军，在部队里拼命学习，又考上了军校。一步一步，从那个小县城，走到了城市，扎下了根。几十年了，生活几经辗转，但他写东西的习惯，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

“这次来沈阳，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这个心愿一定要完成。”他看着儿子，手轻轻搭在青年的肩头，“就是想带着他，来当面给编辑老师说声谢谢。没有那一次发表，没有那位素未谋面的编辑老师的认可，我后来的人生路，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沙沙的，像是为他这番话做着绵绵的注解。

我告诉他，《音乐生活》这本杂志，早年隶属文联，后来才转到我们单位。当年处理他稿件的那些老编辑、老主编，早已退休，无从寻访了。如今的杂志，早已不

再刊发单纯的歌词作品，内容转向了更学术化的音乐理论研究。

他听了，脸上并没有太多惊讶或失望，只是连连点头：“应该的，时代不一样了，杂志也要发展。能找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门牌，我就很满足了。”

我走过去，从那堆杂志里，抽出几本近一两年的杂志送给了他们。

他双手接过去，像接过珍贵之物，指尖在那光滑的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随即，他将一本递给儿子，自己又翻开另一本的扉页，眯着眼仔细查看。

“老师——”他抬起头，“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在这儿拍张照？”

他调好自己的手机摄像功能，然后递给我。我接过他的手机，向后退了几步。父子俩站到了《音乐生活》编辑部那扇门前。父亲将杂志捧在胸前，站得笔直，嘴角抿着，是一种近乎庄严的神情；儿子站在他侧后方，手里也拿着杂志，脸上带着微笑。

拍完合影，父亲又让儿子给他单独拍一张。他整理了一下夹克的领子，依旧捧着那本杂志，站得笔直。拍完照，他又连声道谢。我将他们送到楼梯口。父亲再三地说：“打扰您了，太感谢了。”

我站在楼道口，看着他们的身影。父

亲微微向矮着背，儿子步伐轻捷，一级一级，走下楼梯。脚步声渐渐远了，混入楼外无边无际的雨声里，再也分辨不出。

那扇紧闭的门，那几本过期的杂志，那对父子郑重其事的合影……这些画面在我心里萦绕。我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收到稿件录用通知时的情景，那薄薄的一纸信笺，在手里是如何的滚烫。如今在文字里浮沉久了，才更懂得，当初那一缕微光的可贵。它或许并非太阳般耀眼夺目，不足以照亮整个人生的前程，但它确实实实在在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告诉了一个彷徨的年轻人：你的声音，有人听见了；你的心事，有人懂得了；你笔下的文字，是有价值的。

这微光，来自那些素未谋面、隐于稿笺背后的编辑。他们像沉默的礁石，镇守着文学与艺术的海岸，用他们的眼光与尺规，打捞起无数漂流的、或许并不完美的初啼。他们给予的，不只是一次发表的机会，更是一份确认、一股力量，一粒在贫瘠心田里埋下的、关于“可能”的种子。这粒种子，可以在往后的岁月里，抵御许多风霜，生出意想不到的枝丫。

而我们这些后来者，无论是否也走上了与文字相伴的路，大抵都曾被这样的微光照耀过、温暖过。因此，我们才更知晓光的价值。或许，也才更愿意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成为那样一缕微光。哪怕微弱，只够照亮一张年轻而焦虑的脸庞，只够温暖一个在寒夜里跋涉的旅人。

年味儿

(组诗)

布日古德

我跟着雪花向前

雪花是我的启蒙

唧唧呀呀从百家姓开始
一匹黑骏马是我的导航
携着一场场大雪
驮回一袋袋稻花香

是啊，跟着一片片雪花向前
不经意间就会看到春天的骨朵儿
每一棵白桦，
每一棵樱桃、山杏
都在赵钱孙李的院子里
唱起单出头

雪花走着，我也走着
一起走进春江春暖

跟着雪花向前
也学我的小羔羊
母亲手心儿上的年味儿
不只黏豆包
还有酱骨头、铁锅炖、手撕羊排

一棵白桦树

你是诗意的隽永和清秀
你是泼墨后的厚重和底蕴
一棵白桦树，我随时与你互动
让我的记忆长在你圆满的年轮里

记得爬上你的肩膀
想得到你的一簇簇冬青
记得你那深邃的目光和我相遇
都是纯洁的青衿，十八岁
一棵树的春夏秋冬
一棵树的日落日出
一棵树的叶落归根
一棵树的山高水长

白桦树，你的刘海儿
白桦树，你的小小的马尾辫儿
白桦树，你的一本村庄上的小日记
白桦树，抱着你离开
回来了——抱你

年味儿

炊烟和炊烟交流着
年味儿和年味儿交流着
大街小巷，福字倒贴
豁达与辽阔的小村
一碗碗大高粱
——醉了乡亲

年糕和豆包
一起走进城里
半扇儿猪肉、血肠
招待认祖归宗的亲人
敞开门，年味儿像一个超市
扎着围裙，一口铁锅
锅碗瓢盆中的西皮流水、二黄原板
像我们的辽天河，胸腔里爆发
大海宇正腔圆的铿锵和湛蓝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赏雪记

王文军

之：“任其自然最好！”雪花自九霄而落，本是天地精灵，偶栖尘肩，岂非殊缘？

但闻水声雪语相和，四顾寂寥，顿生敬畏——天地浩大，人如微尘；雪落无痕，人生倏忽。冷冷然，焉辨水逝光阴耶？光阴化雪耶？

正凝思间，友人拊掌叹曰：“恨未携绿蚁红炉！如此雪景，若得浊酒一樽，盘坐对饮，岂不快哉！”余笑曰：“雪可涤魄，酒可温肠，兼得则妙，然无酒亦不妨神醉。”

于是二人立于河畔，对景遐想。若此时有酒，必先温于铁壶，斟入粗瓷碗中，酒气蒸腾，混入冷雾。仰首饮之，暖流自喉入腹，霎时通体舒畅。酒不必名贵，即便山野烧刀子亦无妨，得天地共醉豪情。偶有雪片飘落，瞬息融化，酒中便添了几分天赐清冽。

友人忽道：“何不效古人之雅，捏雪为杯，以雪代酒？”乃掬新雪成团，方欲塑形，雪在掌心渐化成水，自指缝间滑落，凉意直透心脾。“雪杯虽不成形，意趣足矣。”二人相视大笑，惊起芦苇丛中数只水鸟，振翅掠向苍茫远处。

久立风雪侵衣，友人欲为拂拭，余岂

必酒耶？这漫天飞雪、潺潺流水，更兼知己在侧，心早已陶然。世间美事，多半妙在期与末期之间，得之则幸，不得亦不失遐想之趣。

友人拊余肩曰：“待一场雪，必定携酒共赏。”我笑而应之，素练横川，更得已偕行，此心融融。远胜酒力矣。世间至乐，常在将得未得之际，留白处反生无穷妙趣。苏子瞻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今观冰雪烟霞，孰主孰客？风卷亭角积素，恰似掀翻玉屑，扑得二人眉发尽染。返至车中，窥镜自视，竟已“须眉皆白”，相视莞尔。

友人笑曰：“向知汝痴，今信矣！”余亦莞尔：浮生逆旅，得二三解嘲伴痴者，幸甚哉。

归途经冬麦田野，见积雪如绒，覆于麦苗之上，忽觉温暖——瑞雪非但兆丰年，亦深藏生机于严寒之中。

是夜拥炉，窗棂又积新白。昔王子猷雪夜访戴，造门不前；吾辈冒雪赴约，尽兴而归——痴处虽同，而机缘各妙。今朝之游，得天地清旷之趣，更得知己偕行之谊。笔至此辍，炉火正温，而心亦陶然矣。

古韵年归

姜 易

一口脆甜生津。热闹民俗体验区内，满族剪纸艺人握着剪刀，纸屑纷飞间，奔马、福字、喜鹊登梅的图案便跃然纸上。游客们围在桌前学得有模有样，剪刀起落间，把年味儿剪进红纸里。写春联的书法家挥毫泼墨，佳句随笔墨流淌，求联的人捧着红纸排到了宫墙根儿，墨香混着雪气，氤氲出浓浓的年味儿。背着相机的摄影师举着镜头，追着穿旗装的姑娘拍摄，红墙下的身影与飞檐、灯笼构成绝佳画面，快门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

非遗摊位前围满了游人，“于氏面人”的竹签上，福禄寿喜的造型惟妙惟肖；“金氏绳结”的红绳在指尖翻飞，转眼结成寓意吉祥的同心结；“李氏糖人”的糖浆在青石板上流淌，十二生肖的轮

廓转瞬成形，引得孩童们踮脚惊呼。空气中弥漫着甜香与烟火气，老边饺子的鲜香、西塔冷面的清爽、冻梨慕斯的清甜交织在一起，与宫墙内飘来的蜡梅暗香融合在一起。

暮色四合时，方城灯会如期点亮。巨大的宫灯矗立广场中央，灯身绘制的满族风情图案在光影中流转，“紫气东来”“春满方城”的灯组与故宫的飞檐翘角相映成趣，将夜空染成温暖的橘红色。游人摩肩接踵，孩童提着灯笼奔跑，笑声穿过喧闹的人群落在宫墙的砖缝里，与殿宇间的寂静形成奇妙的呼应，仿佛三百年的岁月在此刻交汇。每一个踏雪而来的人，都能在红墙白雪间，读懂历史的温度，拾起最浓的年味儿。

合欢花开

梁玉梅

雨丝打在车窗上，滑出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出租车停在老宅的合欢树下，周淑芬抱着李建国的遗像，下了车。

合欢花还没开，满树的花苞。树是当年李建国栽的，他活着时，每年都要来老宅住些日子。周淑芬掏出钥匙，插入锁孔。门开了，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就像时光的齿轮“咔嚓”一声倒了回去，她忽然有片刻的恍惚。25年前，她就是从这个门走出去的，迈向了李建国的家。

那年冬天，她裹着褪了色的红围巾站在民政局门口。公交车喘着粗气，像条鲟鱼游过来。怀里揣着暖水袋的李建国下了车，鼻尖冻得通红，冲她笑着说：“让你久等了。”她当时心想，这个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男人，怕是活不长。

不想想，这一过就是20多年。老宅的屋顶漏雨了，细碎的水珠滴在地板上。她熟悉地在墙上摸索着，“咔嚓”一声拽开老式开关，灯光瞬间铺了满屋，把她的影子挤在墙上，拉得细长。她小心翼翼地将李建国的遗像放在柜子上。

风从打开的窗子涌进来，合欢树婆婆的绿影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绯红，也一同涌了进来，让她又想起了李建国。

那年她和李建国从民政局出来，天空就飘起了鹅毛大雪，两人搀扶着走回家。李建国的儿子李明已经做好了一桌子饭菜，正等着他们。见了她，李明鞠躬说：“周姨，我爸就拜托您了。”

日子过着过着人就没了，像指尖的流沙，越想攥越攥不住。

她39岁那年，前夫因病离世，当时儿子正读高二，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肩上。两年后，儿子考上大学，姐姐劝她，一个人太孤单，应该再找个伴儿。经过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她终于点头同意去相亲。

李建国大她10岁，是位因病提前退休的教师。初次见面，他身上的儒雅气质就打动了她。相处后，他的体贴和尊重更是打消了她的顾虑，半年后他们领了证。

李明对父亲再婚十分支持，他的儿子却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便挂断了电话。此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除了年节的问候，很少与她联系。

结婚第十个年头，李建国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她等在手术室外，盯着手术室的门。李建国终于被推出来了，医生却告诉她，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日后肢体行动会受影响。

李明怕她熬不下去，委婉地提出接父亲去自己家照顾，还暗示，她要愿意，可以离婚。

躺在病床上的李建国流着泪说：“你走吧，我欠你的太多了，不能再拖累你。”

她的泪唰地流了下来。

她没有退休金，靠着裁缝手艺开了个小铺。李建国每月的退休金，从她进门起就交到了她手上，新买的楼房产证也写上了她的名字。父子二人从未对她有过一丝一毫的慢待和猜疑，她知道李建国说的是违心话，攥着他的手说：“这辈子我哪都不去，就在这儿了。”

李建国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只能借助轮椅出行。她关掉裁缝铺子，一心照顾李建国。天气好时，她用轮椅推着李建国出去晒太阳，还帮他按摩，来缓解身体的不适。

“淑芬，哪天我不在了，这张卡里的钱就是你的生活保障，记住，谁也别给。”李建国把一张银行卡塞到她手里说。李建国再次发病，这一次，医生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一个人吃饭时，她还是习惯摆上两副碗筷；晚饭后，她还会削好苹果一分为二。

春节，她早就打电话让李明一家回来过年。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李明喉头滚动，那声“妈”却始终没能叫出口。零点时钟敲响时，她拿出准备好的红包，李明媳妇也掏出个大红包塞到她手上，让她必须收下，说：“爸虽然不在了，但往年咋过，今年还咋过。”她含着泪接过来，压在枕头下。抚着，心里踏实。

李明一晚上心神不宁，总躲到阳台去接电话。她故意喊李明端饺子，趁机看了眼他放在灶台上的手机，在一串名字中，她看到自己的号码备注是“妈”，泪水一下模糊了视线。

过完年，她去了李明的工厂。她没有上楼，只跟楼下的门卫聊了会儿。门卫说：“李老板资金好像出了问题，过年才给我们开一个月的工资……”回来后，她一宿没睡好，思来想去，最后对着李建国的遗像说：“孩子遇到难事了，这房子我想卖了，那卡上的钱我也得用。”

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阳光从云缝洒下来，照在潮湿的地面上。她的老寒腿开始抽痛，疼得她攥紧拳头，一下下捶着。

敲门声传来，她以为是修屋顶的师傅到了，答应着“来了”，慢慢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李明夫妻。

李明媳妇眼睛通红，拽着她的胳膊说：“这屋子这么潮，您的老寒腿哪受得了。”

她说：“房子常住，人气上来就好了。”

李明说：“爸地下有知，会怪我的。”

她用毛巾擦拭着李建国的遗像，“不会，你爸活着也得这么做。”“妈！跟我回去吧。我不能让您一个人住这儿。”

她转过身，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声“妈”她等了20多年。

“妈！”李明两口子不约而同地喊。“钱我们可以再赚，妈，却只有一个。”李明上前搂着她的肩膀，呜呜地哭得像个孩子。这一刻，所有的委屈仿佛都融化了。

“好孩子，不哭，妈跟你回去。”看着李明鬓角的白发，她抹着泪说。李明和媳妇一左一右搀扶着，她，“妈，那咱回家！”

阳光穿过合欢树，投下斑驳的影子。她抬头，看见那含苞的花不知啥时竟然开了，云霞般明媚。就像当年李建国在民政局门前看见她时，那温暖的微笑。